

(清)毛奇齡撰 龐曉敏主編

學苑出版社

毛奇齡全集

第二十四冊

目錄

文集

序 三十四卷 卷二十一——卷三十四

一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
又名性

陶賓作主
姚淙季通較

序三十

李廣寧司馬詩集序

十歲見楊益川詩初未嘗知爲詩也而誦而好之以爲斯文中有如是其可娛者人有以東野夫子集問伯兄伯兄稱其佳而竊爲不然伯兄曰汝何知汝他日當知之迄于今越四十年而其所爲不然者猶故也文之在人猶雲霞在天一望而軒然而翼然雖

有他物不得而掩之。必再顧三顧而後知其爲美者。
非真美者也。予讀廣寧詩。目之所接口之所誦。皆豁
達于心。有口所不能道。心所不能發者。而廣寧能道
之。發之其思深。其意廣。其語奇。調高。而一準于法意。
向之所爲一見而知其美者。其在斯與。廣寧爲人雅
恬而卑。以自牧。其接物恂恂。一如有豈摯之氣行乎
其間。宜其詩之溫柔而親切有如是矣。或言廣寧治
鬲津政。聲藉藉然。不廢吟詠。有鬲津集。行世。其後游
楚有楚游集。今將以魯國司馬特遣開牙于淮沂之
間。褰帷而行。予謂爲政與爲詩表裏。政閒故心閒。心

附故爲詩亦開他日過魯必有以魯國風詩採之入
奏者豈僅靈光一賦已哉

王舍人選刻宋元詩序

昔昭明選文謂文有變本不相仍襲譬之推輪爲大
輅所始而大輅不必爲推輪增冰爲積水所加而增
冰不必皆積水審如是則漢魏六季升降甚懸然猶
不能存漢魏而去六季而欲以三唐之詩一舉夫宋
金元五六百年之所作而盡去之豈理也哉夫唐之
必爲宋金元者水之爲冰也然而猶爲唐則冰之仍
可爲水也宋金元之大異于唐者鉛之爲丹也然而

不必爲唐者。丹卽不爲鉛。而亦未嘗非鉛也。曩時嘉隆間論詩太嚴。過于傾宋元。而竟至于亡宋元。夫宋元必不能亡。而欲亡宋元。遂致竟陵公安競相篡處勢。不至于傾唐。不止。今之爲宋元之說者。過于重宋元。而抑明。夫明必不可抑。而過于抑明。而重宋元。其勢亦不至于傾宋元。不止。舍人王君惟恐以今之爲宋元者。如昔之爲唐。而仍蹈其弊。于是搜討遡錄。遍輯宋金元之詩。而以揀以料。揚其糝。而汰其礫。取夫宋金元之近唐者。而存之。夫丹固亦可葵之。而仍爲鉛也。今無論宋時詩人。如渭南滄浪眉山涪川諸集。

其見諸編者去唐未遠而卽取金元之在選者而試
誦之夫不見虛中好問之近韓韋師拓麻韋之近郊
島趙承旨虞學士之近錢劉鮮于機薩都刺之近溫
李揭傒斯太不花之近張籍王建乃賢郭奎張憲元
顏子敬之近方羅近滄渾哉

理學備考序

聖門無不一之理而有不一之學惟無不一之理故
堯禹湯文皐夔伊散所行不同而同歸于理惟有不
一之學故雖聖人之門同一授受而四科而外漆雕
氏南宮子容以退爲進曾皙琴子開以無爲爲宗端

木公孫子龍以說辨相矜多仲子路澹臺滅明以游俠顯卜商商瞿臂子弓以論著討求置身于傳述之列然而殊途同歸合源異流卒不以此開分別之途若是何也則以此理之本無異也故理同則學同學不同而理愈無不同逮趙宋繼起雖其同時言理學者肇于周子而二程而邵而張稍有區別外至涑水崇安漸涉踈曠然猶一理相學不分彼我及金溪紫陽偶相質難而學者遂以此爲齟齬之端設立門戶區分畛畹是欲使呂尙陰符黜于臯謨卜氏詩序殊于商易也而可乎夫列聖之不同列聖之行也其

無不同者則其理也。理在天爲天，在人爲性，在天與人之所行爲道。故儒者以理爲天，又曰性卽理也。又當乎理之謂道，而合性與天與道總之爲學。蓋學以學此而已。雖所學不同，亦學此而已。譬之至都者以舟以車，以趾以蹄，以東西朔南陰陽向背而究之，至都而止。故日月不並行，而皆麗乎天；江河不同流，而皆見于地；陰陽寒燠燥濕不同候，而皆合乎天；與地之氣所謂衆致者一致之歸，故貴乎學也。今之學者，吾惑焉。守支離者，訾金溪崇易簡者，鄙紫陽而沿其流弊，遂移之爲河津姚江。餘于新會紛紛牴牾，夫朱

陸尙無異同而欲以朱陸之同異移之他人不亦怪乎彪西先生爲河東風儒考道有年乃復以理學相傳恐有闕略或致是非同異相持不決因輯諸儒語錄爲理學備考一書夫不褒不減不贏不匱備之謂也備則無偏陂之見存乎其中備則無罅漏之形見乎其外而就其學以溯其理洋洋海若不知南極與北極也星漢入其中日月出其裏陰陽寒燠燥濕皆與爲往來而藉以消長理學雖繁欲舍此而更爲異同不得也顧吾有進者先生與河津同里崑崙可溯百川俱會定無守一曲以爲獨得而其書尙行

聖天子經筵進講時及理學且諄諄以消朋黨化同
異爲諭果能進其書以邀乙覽縱語錄纖微然安
知不卽與卜詩商易稱極備哉

丁孝子身後芳名冊子序

身後芳名冊子者故明丁東阜先生之孝蹟也先生
爲嘉靖國子生曾侍父雙槐公疾將革百醫不能療
值歲除先生徒跣禱城隍祠歸而闔戶以泣旣則詣
竈詣家廟衆不知何所爲也諱旦元日雙槐公回面
謂先生曰吾不能再逢此元矣子孝昇我至前庭加
衣冠其身將一謝天地祖父而後別卽昇第出先生

率諸子姓羣從拜天地祖父畢焚紙幣出袖中片牘
雜幣中雙槐公臥視見若有神物攫幣去者驚而謂
先生先生唯唯私喜曰事得濟矣越五日先生不疾
死死一日而雙槐公愈越數月公與先生子撿先生
書室收諸留遺見篋中有讓年算以代父死疏藁筆
書儼然公執藁而泣始悟元旦焚幣時其雜投之牘
卽是也且又悟神物之攫之者亦以是故乃告諸親
族旣而外之人亦漸漸有言其事者府縣長吏爭爲
題而榜於其門而好事者復圖繪而歌詠之于是同
邑內史孫公爲書其間首曰身後芳名今其事已往

矣其五世孫進士文龍以謁選來京師重裝潢素問
彷彿舊圖而書先生遺疏于其上以乞夫京師之善歌
詠者予思孝者天德人孰不樂道况世遠代易而爲
之子孫者復能誦揚先德以彰夫駿烈則是先生之
孝其不匱者可知也且此亦身後事也予在故鄉時
已題前卷今復記其始末而序之如此世之詠歌者
可以觀焉

張澹民詩序

少時與澹民之弟公授爲詩未嘗見澹民詩也旣而
見澹民之詩則澹民詩實勝公授顧公授以客游不

歸而澹民亦日走四方在故鄉時少故予極愛其爲
詩而求與倡和之則什不得一焉今予來京師而澹
民適遠遊過闕寓于其家人爲都官郎者因得卒讀
其近年所爲詩夫澹民爲詩不多而寄託隱深于古
詩得子建法其近體詩則蕭散閒雋多自得之句顧
賦寫饒實境今爲詩者不及矣予少好宋元人詩旣
而隨俗觀鍾伯敬選詩又旣而悉棄去效嘉隆間王
李吳謝邊徐諸詩則正與公授爲詩時也今距三十
年海內爲詩家又加于昔而變易百出復有竄而之
宋元者而澹民之詩則猶從嘉隆而進之于唐其不